

跨世纪文丛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恒著

白 涡

刘恒在尝试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小说以死因的逻辑推导过程为脉络,带着浓重的思辨色彩,还有一种深沉的忧郁。那种对于死之痛的思考,深深地打动了人,所以有人以为《虚证》是市题材中最好的小说。
——张恬《(白涡)书后》



● 跨世纪文丛 ●

白 祸

刘 恒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特约编辑:张 恬

责任编辑:陈辉平

白 渦

刘 恒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 插页 26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54—0711—0

I·592 定价:6.80 元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作者小传

刘恒，本名刘冠军。一九五四年生。北京人。就读于北京铁路职工子弟第三小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及中学。十五岁入伍，在海军部队服役六年。退伍后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任装配钳工四年。后调入北京市文联，任编辑及合同制作家至今。

七七年开始发表作品。计有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及中篇小说《伏羲伏羲》、《虚证》并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教育诗》等数篇。个别作品获全国或地方文学奖。还有个别作品由自己改编成电影剧本，其中《本命年》与《菊豆》得到一定评价。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白 涡	(1)
虚 证	(90)
教育诗	(188)
伏羲伏羲	(201)
冬之门	(295)
跋：《白涡》书后	张 恬 (349)

白 渦

青龙观饭店周围是一大片菜地。透过二楼会议厅的窗口可以看到菜地的尽头，那里有一条公路在七月的烈日下闪闪发光。

周兆路的声音消失了。他听到了空调机轻微的音响，听众后面有人咳嗽，这人一直在咳嗽，咳得他的嗓子也跟着痒痒，论文几乎读不下去。

“谢谢大家！”

他离开讲台走向自己的沙发椅。掌声有点儿冷淡，直到他意外地在录音机导线上绊了一下，干巴巴的掌声才突然热烈起来，但又立即平息了。他倒并不怎样狼狈。

“谢谢！”

他平静地边走边点头，平静地坐下来。当人们不再注意他的时候，他的脸才略略泛红，嘴角沮丧地耷拉下去。公路上一辆鲜艳的小轿车在爬，像一只肥胖的虫子。

学术报告会有点儿不伦不类。他原以为规格较高的，来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尽是不认识的面孔，还有不少上了年纪

的药工和一些官气十足的制药厂厂长之类的人物。对牛弹琴，好好的论文算是白糟蹋了一场。

跟在他后面发言的是同仁堂一个老药工，满口京腔生动极了，早年的学徒经历引来阵阵笑声。周兆路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但两只手没有忘了响应别人的掌声，他在任何场合都不是一个高傲的人。

他从来不知道这个市里有个中药协会。两个星期前他收到一封短信，被告知他是这个协会的理事了。紧跟着又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准备一篇发言，与中药有关的。要不是手边恰巧有这方面的论文，如此乏味的会议本可以避开的。他屡次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会议拉去壮门面，起初欣然醉然，现在越来越感到不值当。中医研究院研究员的牌子，被人廉价利用了。他是气功协会、中西医交流协会等等五六个协会的会员，如今又冒出个市级中药协会，将来哪个热心人操办柴胡协会、甘草协会恐怕也免不了拉他入伙。他为人谦逊，但让人随便扣上一顶又一顶破帽子，毕竟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顶皇冠足够了，全国中医学会的委员资格在职称评定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这种美妙的因果效应一生中难得遇见，这种机会当然应该牢牢抓住。他只有四十四岁，机遇的大门远远没有关闭，看来最要紧的还是在于识别，要认清隐藏在事情背后的意义。

他鼓掌微笑。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打开瓷杯，空杯里有一撮茶叶。花茶，几朵干瘪的白花黄惨惨显得肮脏。他把它们扣在一张废纸上，取出随身携带的信封，里面是远在福建的老母亲给他寄来的红茶。他只喝红茶。家乡山岭上遍布茶林，他在崎岖的上学路上跋涉，肚里晃荡的是一碗碗温暖的红茶水。如今那一片山林留给他的痕迹，只有它了。他离不开它。他也不想改变它，像妻子那样去喝什么咖啡。她是上海人，生活却并

不讲究，只是在饮食方面有一种出自本能的追时髦的欲望。好在他并不看重这一弱点。她是一个温顺的女人。他很爱她。对他这样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自始至终爱一个女人并不困难，只要他打算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结婚近二十年来，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好丈夫。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丈夫。

周兆路有点儿烦躁不安。讲台上有人在大谈某种制药工艺的改进，声音嗡嗡的像是回旋在一口菜缸里。太阳正悄悄西落，玻璃窗上的反光开始黯淡。公路上车辆如流，不一会儿又空荡无物，等半天才出现一堆缓慢蠕动的钢铁怪兽，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他喝了一口茶，味道好极了。

“味道好极了。”

这是女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她从电视广告中学来的。他讨厌一切广告，但女儿说什么他都爱听。他有一儿一女，小玲和小磊。小磊上小学五年级，学习成绩不如姐姐，但性格很老成。

“姐姐不要人云亦云！”

“你懂什么叫人云亦云？”

“爸爸妈妈快瞧，姐姐恼羞成怒了。”

这种早熟显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的孩子令他骄傲和愉快，他爱他们。是的，他爱自己的家庭，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改变这一点。他也不想改变！

会散了。周兆路伤感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找到会议主持人，说不能参加晚宴，家里有急事。他一再请求谅解，同时为自己的欺骗感到内疚。这是他今天以来第二次撒谎。早上他告诉妻子，会议晚上结束，晚饭不必等他。他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脸是否流露了一些痛苦的神情。即使流露了什么，妻子也不会察觉的。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怀疑。她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不

信任么？

他是一个好丈夫。

走廊里有人拦住他，索要论文底稿。他犹豫不决，但很快就找到了借口：“我还要改一改，有几段论述不太清楚，拿不出手……。”

对方是市里医药杂志的编辑，言辞恳切：“您要多支持我们呀！”

“改后看，改后看……。”

他心里想的是，论文应当拿到中央级的大刊物上去发表，那样影响会大一些。尊重别人是必要的，但更应当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

“能不能改好我自己也没有信心，我对药理学谈不上内行，出洋相就麻烦啦……。”

对方有点儿失望，他只得用自嘲应付过去。他要了人家的通讯地址，答应以后联系。他样子很认真，好像认识对方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不希望别人误解他。或者说，他正是需要某种误解，以便使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掩盖起来，甚至深藏到连自己也捉摸不清的地步。他希望在一切有关人的心目中，中医研究院年轻的研究员是个随和而谦虚的人。这种人比那些本领高强却性格怪癖的家伙更容易被别人接受，他在上大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那个编辑果然十分高兴。周兆路还很少让人不高兴过。这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做起来更是轻车熟路。他和那人愉快地分了手，脸色顿时拉了下来。

他走进洗手间，利用解手的机会把钱夹里的那张小纸条又看了一遍。纸叠得很工整，但好半天扯不开，他的手指在哆嗦。那些字使他心烦意乱。他已经读过多遍，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

读到一样，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眼前一会儿昏天黑地，一会儿金光灿烂，还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使他处在这样不知所措的境地。纸条是前天在办公室写字台抽屉里发现的。抽屉锁着，但留有足可以塞进一张工作证的缝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缝隙成了如此神秘的信息通道。不是他的抽屉，而是他的思想遭到了侵犯。苦思一番之后，他毅然决定在这种大胆的进攻面前做出善意的反应，他要试探对手，但绝不会缴械投降。

他默记纸条末尾那行秀丽的小字：星期六晚七点，东单十字路口西南角孙悟空金箍棒下等你。他乘车路过时见过那个广告牌。日本电器商借助神猴开辟中国市场，大概不会料到金箍棒竟如此自然而然地介入一个中国人的私生活。他讨厌广告。

离开青龙观饭店，乘半小时近郊车抵达城区边缘。从德胜门到中山公园，从中山公园到东单，上上下下用去一小时。走近广告牌是六点半钟。车上下班的人拥挤不堪，但行车速度并不像他预料的那么艰难。

太阳悬在西方，从长安街尽头窥视着匆匆涌动的车流人流。便道上无穷尽的男女来来往往，平庸的人堆里不时闪出被薄薄的纺织物包裹的年轻女子出众的肉体。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随意地支配目光，去追逐他感兴趣的每一个人。这时候他是自由的，略微带点儿邪恶。他认识的那个人还没来，腾云驾雾的孙行者下面是空旷的铁栅栏。

他在摊车上买了一个果仁面包，越过斑马线，躲到一家服装店的门后边悄悄地吃起来。脸朝着玻璃，吃得很小心，顾客在他身后蹭来蹭去，但没有人注意他。他偶然回头，在一面大镜子里突如其来地看见了自己，好像发现了一个跟踪者。他吓了一跳。

“这就是你么？”

他真年轻。头发眉毛漆黑，皮肤却细白，长方脸上是端正的五官，身材高矮适中而肚子一点儿不凸。妻子喜欢他的鼻子，这鼻子不像南方人那样扁平，而是有棱有角恰到好处地耸起来。此外，他还有一双地地道道的南方人的眼睛，大而明亮。这双眼睛正兴奋地注视着他，最后停留在他抓在手里的面包纸上。

他很少这样审视自己的身体。在华东医学院上学时他是个美男子，但那是很久远的事了。现在他的自我欣赏有点儿犹豫，他疑心这家商店的穿衣镜质量有问题，甚至隐藏了店方的花招儿：制造错觉以便把顾客引入歧途。他不想再受这面镜子的诱惑，但跨出店门时又忍不住看了一眼，那里面有个苍老、忧郁、慌慌张张的男人。他茫然若失。他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他觉得自己正在堕落、即将堕落、或迟早要堕落，堕落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

太阳没有了，天空还留着阳光。周兆路把面包纸扔进果皮箱后，一抬眼便看见了那个人。一身淡绿色的束腰连衣裙。一双雪白的高跟皮凉鞋。同样白的不及一本书大的小挎包。一片黑浪头似的卷发。两条亭亭玉立的长腿。她准时来到了。

他迈下便道，下意识地避开车辆，哆哆嗦嗦地向对面走去。他表情矜持却止不住喃喃自语。一个骑车人恶毒地咒骂他，而广告牌下一个灿烂的微笑正朝他飞来。那是一颗致命的子弹，但他已经无法逃避了。

“她……真美！”

他在心底暗自呻吟。

二

他们握了手。与各自的心情相比，这种握手未免有点儿冷

淡。她的手很小很硬，握起来不太舒服，好像攥住了一小块骨头。他的手却很软，而且过于湿润。他是一个喜欢出汗的男人。

“你吃过了？”他坦然寒暄。

“吃过了。你呢？”

“吃过了。”

他们拉开一步的距离，沿着便道向南走。谁也没说上哪儿去，但两个人几乎同时在东单公园东门外放慢了脚步，互相看了一眼。他仍旧很坦然，他不知道这种坦然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握手前的一瞬间，他本能地决定采取这种态度。他没有别的选择，这种幽会对他来说是太陌生了。

“进去坐坐？”她问。

“坐坐。”

椅子很多，大都空着。有人的长椅上坐着一些拥到一处的年轻恋人或一些形单影只的孤单老者。他们和这些人不同，他们好长时间不知道应该坐在哪儿，哪儿都不合适。绕了大半个公园，周光路首先下决心在一把绿椅上坐了下来。这里挨着路边，离大门也不远，眼前不时有人来去。他揣测她的本意是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今天不太热。”她说。

“有风，挺凉快的。”

“会开得怎么样？”

“还行。”

“论文反应好么？”

“效果一般，不大对口儿。”

那张奇怪的条子把他们拉到这儿来，但他们好像谁也不打算提它。周光路盯着自己的两条腿。边儿上还有两条腿，修长、结实，光滑得出奇，潜伏着媚人的活力。他紧张得脊梁都皱了

起来。但他不动声色。

他早就认识她，何止认识，他们是同一个研究室的同事。他是研究室的副主任，她是他的下属。她平时称呼他“您”或“周副主任”，气氛活跃时她叫他“老研”和“周公”等等有趣的绰号。她是那种泼泼辣辣到哪儿都有人缘的女人。她一向快言快语，但是现在，她的寡言和沉静让他害怕。他喜欢她，喜欢她的人在研究院里不只他一个。但是这些喜欢她的容貌和个性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了解她。她是一个谜。也许，竟是一个陷阱。关键只在一点，他肯不肯跳下去。

起因并不是那个条子。两个月前，她拿着硕士论文来找他。这是答辩前的最后一次润色。他曾经给她出了很多主意，也许是出了太多的主意。但他乐意这么做。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主任钱通奎老先生长期抱病，他可以独享这一雅致宁静的空间。她站在椅子旁边，一只手扶着椅背，一只手弯在写字台上。他起初有些局促不安，但走廊里寂静无声，他便接受了这一亲近的姿态。后来他想，他的沉默很像是一种鼓励。她的身体接触了他，他的背和肩膀一下子变得敏感，脑袋却沉得抬不起来。他忍耐着，若无其事地闪开了，直到她离开办公室，他都没敢看她的眼睛。那天他下班很迟，一直靠在椅子上品尝自己的罪恶，估计同室的人走光了，他才贼一样溜出来。第二天同事们发觉他比往常严肃了许多，都不知为什么。在餐厅里，她嘻嘻哈哈地跟他开玩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这倒提醒了他。过于严肃是不正常的。但他打不起嘻笑的兴致。时隔不久，在乘班车由北苑返回城区的路上，她又一次主动逼迫了他。仿佛很凑巧，她跟他坐在同一排。汽车颠簸中，她用挎包掩着握住了他的手。这太过分了。他没有反抗，只是用哀求的目光看了她一眼。他分不清她脸上的微笑是得意还是嘲弄。他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